

“山中高士晶莹雪”隐喻对象辨正

——与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商榷

王志尧

(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河南南阳 473061)

摘要:冯其庸先生对红学界关于“山中高士晶莹雪”隐喻薛宝钗的看法作了新的解释:“山中高士”非指薛宝钗,而是破折号“晶莹雪”。认为薛热衷于功名利禄,不配称高士,冷冰冰的雪才是“山中高士”。联系曹公关于高士的用典、薛宝钗的全部言行表现以及与林黛玉之间的对比,“山中高士”隐喻薛宝钗,“世外仙姝”隐喻林黛玉都很恰切得当。我们不能苛求于封建时代的一位淑女。由此而论,对红学中的不少表现手法和语言,不能琢磨得过头,否则,真理超出半分便是谬误。

关键词:《红楼梦》;冯其庸;山中高士;晶莹雪;薛宝钗

中图分类号: I207.411 **文献标识码:** A **图书编号:** 1008-309(2004)05-0036-09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2003年10月15日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中作过一场漫谈《红楼梦的思想》的演讲。冯先生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许多见解都是发前人未发之宏论,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和精神享受。

然而,勿庸讳言,冯先生在演讲中也提出一些不合事体情理的偏颇之论,比如对《红楼梦》十二支仙曲之《终身误》中的“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的解释就不对。

由于这是面对全社会也可以说是全世界听众演讲的,其受众的影响面是巨大的。又因为冯先生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老会长,堪称红学会的掌门人,他的识见较之普通红学爱好者或学者来说,其影响力是不一样的,故尔,对此解更有辨真溯原之必要。现不揣浅陋,抱着求真理辨是非的诚意,与冯先生商讨“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隐喻对象究为何人(薛宝钗)抑或何物(晶莹雪),其意蕴真谛究竟何在?不妥之处,还请冯先生及红学界同仁指点迷津。

一、问题的提出

冯先生在演讲时着重指出:“还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这样一句话。现在所有的注释的本子,都是这么讲,就是‘山中高士’指薛宝钗,‘晶莹雪’就是指薛宝钗,这个也不对。薛宝钗不是山中高士,不是那么清高的,对功名富贵一概不希望的,不是这样的。她是一个热衷功名利禄的人物。她不可能成为清清白白的‘山中高士’。所以从这句话实际上,什么是‘山中高士’。‘山中高士’,一个破折号的‘晶莹雪’。深山里的雪,冷冰冰的雪,就是山中高士。整个这一句话拿来形容薛宝钗就是这个冷的,冷到极点的人。这样才符合薛宝钗的实际情况。所以,《红楼梦》里有不少的表现手法,不少的语言,要反复琢磨,才能把它弄透。当然,有时候呢,也会琢磨得过头,弄得不对。那么我

—收稿日期: 2003-08-18

作者简介:王志尧(1947-),男,河南南阳人,编审,研究方向:文学评论和红楼梦研究
这里头也说不定有说得不妥当的地方。”

冯先生这段话是针对《红楼梦》十二支仙曲之第一首《终身误》中的一句曲词而发表的评论。[终身误]原文为：“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从曲名看就是耽误了终身大事（婚姻）之意。贾宝玉婚后极为不满，仍念念不忘死去的林黛玉，薛宝钗婚后倍受冷遇和难堪。所谓金玉良姻，指的是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姻缘。书中曾有金锁配玉的说法。木石前盟，指的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书中早有神瑛侍者以甘露溉绛珠仙草的神话描写。对此，红学界似成定论，冯先生在演讲中也已承认。

问题就出在“这个也不对”的武断结论上。在我看来，冯先生在对这句曲词的解释上，恰恰犯了自谓之忌：“琢磨得过火，弄得不对”最终成为“说得不妥当的地方”，故有申辩明白之必要。

二、[终身误]是咏唱薛宝钗的曲词释真

当贾宝玉在太虚幻境看过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之后，警幻仙又将新判《红楼梦》十二支仙曲呈献在宝玉面前，声称这是“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宝玉甚感奇异。第一首便是[终身误]，咏唱何人，红学界尚有几不同看法：

1、“第一支[终身误]钗黛合写……”^[1]

2、“这支曲子是从贾宝玉的角度，写他对黛玉、宝钗的不同态度。”

3、[终身误]是钗黛合写，也可以说是贾、林、薛三人合写。“我认为，《终身误》是模拟贾宝玉口气来‘悲金悼玉’——悲悼薛宝钗，怀念林黛玉的，即俞平伯先生所说的‘钗黛合写’。《枉凝眉》也是‘悲金悼玉’……实际上两曲都概括了三个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和命运悲剧，两曲都可以说是从贾宝玉的身份咏唱，所以都可以说是三人合写，即是两曲都集中地概括了作为全书线索的贾、林、薛悲剧。”^[2]

4、《终身误》概写全书故事主线。“所唱十四支曲子中除《红楼梦引子》、《收尾·飞鸟各投林》没写具体人物，《终身误》概写全书故事主线之外，所剩下的十一支曲子恰好是与正册判词——照应着的。”^[3]

5、《终身误》咏宝玉。“从字义上来看，《终身误》写了林黛玉和薛宝钗，但从‘俺只念’，‘空对着’，‘终不忘’，‘叹人间’，‘到底意难平’等语气来看，此曲显系站在宝玉的立场上来说的。故它应属贾宝玉，而按红楼梦校注本对《枉凝眉》的注来看，此支曲子乃是咏宝玉和黛玉的，如此，薛宝钗就无一席之地了。愚以为，《终身误》乃咏贾宝玉……”^[4]

6、《终身误》咏宝钗。持此论见者颇多。如：

(1)“《终身误》是写薛宝钗的。曲子正因为她终身寂寞而命名。宝钗的不幸处境，表现为婚后丈夫对她并没有真正的爱情，最后弃绝她而出家为僧。但宝玉的无情，又与他始终不能忘怀为他而死的林黛玉有关。所以，曲子从宝玉对钗、黛的不同态度去写，不过此所预示的还是宝钗的命运。”^[5]

(2)“第一支曲子叫做‘终身误’，其内容便是‘悲金’，即悲悼薛宝钗由于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导致终身寂寞。”^[6]

(3)“有些曲子用第一人称，如第二曲，从宝玉婚后仍念念不忘死去的林黛玉，写薛宝钗的终身寂寞”，“如‘终身误’‘枉凝眉’等等。使读者一看曲目，便可知道这支曲子的主旨。”^[7]

通过对上述诸家关于[终身误]所咏对象的综合论析，只有第6种的几家论点指明写的是薛宝钗，与愚见颇同。其他的钗黛合写说；概写全书故事主线说；从宝玉的角度，写他对黛玉，宝钗的不同态度说；咏宝玉说等，都有与曲词内容和人物命运互相矛盾抵牾之处。因为，该曲是悲悼薛宝钗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导致终身寂寞，说的是薛宝钗误了终身婚姻大事，而不是林黛玉终身误。况且，警幻明白指出：“此或咏叹一人，或感怀一事……”所以“合写说”不对；“咏叹三人”说更不对；贾

宝玉非十二钗，且是当面聆听者，“咏宝玉说”尤其不合情理！这支曲子就是咏叹薛宝钗的，无法作他解。但是有些曲子在咏某个人物时或许会牵连出和该人物命运有极密切关系的人，如第七支曲《喜冤家》写道：“中山狼，无情兽……”谁都知道，“中山狼”指孙绍祖，然而大家都知道这支曲子是咏叹贾迎春的，决没有谁认为是咏孙绍祖的，也没有说是贾迎春，孙绍祖合咏的。由此可知，说[终身误]不是咏叹薛宝钗的诸般说法都不正确。

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断句辨正

曹雪芹知识渊博，出语惊人，善于用典。《终身误》中的“山中高士”就是化用明代高启“雪满山中高士卧”诗句。

语出《高青丘集·梅花九首》之第一首。“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其中，“雪满山中高士卧”用的是汉代的“袁安卧雪”之典。

袁安：后汉汝阳人，字邵公。微时客洛阳。值大雪，洛阳令按行至安门，乃闭无行迹。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累拜楚郡太守。时以楚王英谋叛事。连系者众。安案狱出四百余家。征为河南尹。政号严明。迁太仆，进司徒。守正不移，卒于位。

既然“山中高士”是事出有典，那么，曹公所写的“山中高士”也应该是志行高远之士，当然是以人为指归，非指物也。

从宝玉在警幻仙处所见，“正册”判词“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来看，薛宝钗总是与林黛玉同时提及的，所谓“钗黛合写”者，有其一定道理。即便这首“咏叹一人”的《终身误》，也是与林黛玉穿插对比着写的。因为，前半句写的是“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后半句便是“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前边是说贾宝玉与薛宝钗徒有“金玉良姻”的虚名，实际上是耽误了薛小姐的终身。后边是说林黛玉虽然死去，但宝黛二人志同道合，贾宝玉从内心深处眷恋着他的林妹妹。可见，“山中高士”显明隐喻薛宝钗，晶莹雪更是对薛宝钗的明喻。世外仙姝是隐喻林黛玉，寂寞林是对林黛玉的明喻。尤其是前后句中的“山中”对“世外”和“高士”对“仙姝”，“晶莹雪”对“寂寞林”都是非带贴切工整的，如果按冯先生的说法，山中高士，破折号的晶莹雪，后半句其不也成了“世外仙姝”，破折号的寂寞林了吗？语言大师曹雪芹堪称诗词巨擘高手，怎会写出这般不伦不类的词句呢？所以，冯先生所作的“‘山中高士’指薛宝钗，‘晶莹雪’就是指薛宝钗，这个也不对”的判断难以令人苟同。他所强调的理由薛宝钗不是山中高士，不是那么清高的，对功名富贵一概不希望的，不是这样的”未免有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之虞。照冯先生所言，历史上还真的找不出一位名符其实的高士来呢！诗仙李白还曾应征入宫，发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慨叹！号称真隐士的陶渊明不是也做过彭泽县令吗？生活在封建社会，人生观、价值观不能超越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所以真正对功名富贵一概不问津的除了个别异常之人，委实是找不出一个来的。作者把薛宝钗喻为“山中高士”不谓溢美和戴高帽，若用“对功名富贵一概不希望的”标准衡人的确是苛求，难道说有点功名富贵思想就低俗了不成？

事实上，这首《终身误》仙曲并不费解，比王熙凤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判词的意蕴内涵晓畅明白得多，只是有些学者钻牛角尖反而把它解讲糊涂了。宝玉与宝钗的婚姻“都道是金玉良姻”是众人认可的符合封建礼教和封建大家族利益的传统的婚姻模式。但是，贾宝玉始终在惦记着他的林妹妹。即便是勉强同薛宝钗结合了，也毫无幸福可言。但是，贾宝玉毕竟是大家族的公子哥儿，当他的意中人林妹妹已逝，再无共同生活的可能时，他“观宝钗举动温柔，也就渐渐地将爱慕黛玉的心肠略移在宝钗身上。”到109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中有这样的细节描写：宝玉同宝钗结合后虽然别拗，但到后来“宝玉自己惭愧起来，哪里还有强嘴的份儿，便依着搬进里间来。一则宝玉免愧，

欲安慰宝钗之心；二则宝钗恐宝玉思郁成疾，不如假以词色，使得稍觉亲近，以为移花接木之计。于是当晚袭人果然挪出去，宝玉因心中愧悔，宝钗欲笼络宝玉之心，自过门至今日，方才如鱼得水，恩爱缠绵，所谓‘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了”。

试想，一对青春年少的新婚夫妻，生活得如此不畅快，当然是“美中不足今方信”了。纵然薛宝钗像封建时代妇女的楷模孟光那样对丈夫毕恭毕敬，甚至于每次送饭给丈夫总是把食盘举得如同眉毛一样高的所谓“举案齐眉”，也难以打动贾宝玉思念林妹妹之心。宝玉对这样的夫妻生活始终不满，不能不说“到底意难平。”

四、《枉凝眉》与《终身误》词意印证

第二支仙曲《枉凝眉》亦当事出有典。林黛玉第一次进贾府同宝玉首次见面，黛玉在宝玉眼里就与众不同：“两弯似蹙非蹙柳叶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于是宝玉当场表态说：“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好！”探春便问：“何出？”宝玉解释说：“《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回答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不仅如此，颦颦之典还与“东施效颦”的故事有关。《庄子·天运》载：“西施病心而颦其里。”《红楼梦》第 30 回，宝玉雨中见蔷薇，花架之下有一女孩子蹲在地上掘土，心想，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这就把林黛玉比作西施，皱眉也好看之“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特点凸显了出来。

《枉凝眉》曲词采用“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之策感叹道：“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愚以为，这首曲是承第一支曲子《终身误》而作的续曲。若说前支曲子是咏叹薛宝钗的话，则这支《枉凝眉》就是咏叹林黛玉的。在写法上同前曲一样，是对比着写的，主旨是说林黛玉（颦儿）徒然蹙眉哀伤而已，因为她实在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决定不了自己的婚姻大事。

把薛宝钗比喻成“阆苑仙葩”，在书中也不止一次提到。寿怡红时，她曾拈‘牡丹’签题着‘艳冠群芳’，附注着‘此为群芳之冠’。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论外貌美毫不亚于林黛玉。她“端庄凝丽，富态而艳俊，颇有牡丹风格。”有论者说“美玉无瑕”指的是贾宝玉，错了！贾宝玉为男性，不在十二钗之列，况他曾与袭人有云雨之虞，与琪官换汗巾子之举，与秦钟操男风事引起闹学堂之波，称不得美玉无瑕！这句说的是林黛玉！在“女儿芙蓉诛”中曾说晴雯是“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月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向有“晴为黛影”之说，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林黛玉是“美玉无瑕”吗？文中所述薛与宝玉无奇缘和水中月，同黛玉之与宝玉有奇缘和镜中花，又虚化，都不可以绝对化，这是对比着写的，双峰对峙，旗鼓相当，难分高下。到头来都是万艳同悲，无一幸免。故尔才慨叹说：“流不完的眼泪，道不完相思。”

综前所述，《终身误》中“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同“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及《枉凝眉》中的“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及“奇缘”“虚化”“枉自嗟呀”“空劳牵挂”“水中月”“镜中花”种种，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高下，同为悲剧，岂可作它解！只不过是二曲的侧重点不一样而已，《终身误》与《枉凝眉》正是互为印证、互为补充，才赢得广大读者的无比赞赏，堪称十二支仙曲中的姊妹篇，这正是曹公不稍加穿凿如实描写的高超技艺和良苦用心之所在。

五、结束语

《红楼梦》中的问题，的确是牵涉面宽，难点、疑点多多。所以，像冯其庸先生这样资深的红学家，新近发出“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之高士不是人而是物的评判，即“山中高士”破折号“晶莹雪”的新解不可大惊小怪，作一家言看待就是了。何况冯先生最后还谦恭地说：“有时候呢，也会琢磨得过头，弄得不对，那么我这里头也说不定有说得不妥当的地方。”这是真正学者做学问的态度。最后重申一下我的结论：尽管有着传统妇德如孟光举案齐眉之举的高雅淑女薛宝钗，其人品堪称雪一般的晶莹透亮，但无可否认，冰冷的雪自有其寒气逼人的一面，这就把薛宝钗“冷美人”的特点显现了出来。贾宝玉终未如愿，故有“空对着”云云。这才是这句“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曲词真谛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 俞平伯. 俞平伯论红楼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2] 李元鼎. 《终身误》和《枉凝眉》究竟咏谁[J]. 贵州文史丛刊, 1985, (2): 85
- [3] 孟志斌. 《红楼梦》中《枉凝眉》一曲究竟咏谁? [J]. 河北师大学报, 1987, (4): 53
- [4] 孟志斌. “美玉无瑕”非指贾宝玉[J]. 红楼梦学刊, 1990, (1): 105
- [5] 蔡义红.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J]. 红楼梦学刊, 1981, (1): 34
- [6] 邓遂夫. 红楼梦主线管窥[J]. 红楼梦学刊, 1982, (1): 40
- [7] 徐扶明. 试论《红楼梦曲》[J]. 红楼梦研究集刊, 1981, (7): 95-96

Research into the Object of the Metaphor in *Sparkling Snow and Holy Hermit*

—— An Academic Discussion with Mr. Feng Qiyong,
the Famous Specialist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

Wang Zhiyao

(The Periodical Department of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China 473061)

Abstract: Mr. Feng Qiyong made another explanation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Sparkling Snow and Holy Hermit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 he said that Holy Hermit refers to not Xue Baochai, but “Sparkling Snow”, he also thinks that Xue Baochai enjoys seeking for fame and fortun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literary quotations that Cao Xueqin often used and the contrast between Xue Baochai and Lin Daiyu, we find that “Sparkling Snow” is a metaphor for Xue Baochai and “Fairy Lady in the Fictitious Land” refers to Lin Daiyu. We can not apply a very high standard on a girl in the federal society. So the research into the expressions and language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 should not go beyond a certain limit, or the truth will turn into the false foolishly.

Key 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 Feng Qiyong; Holy Hermit; Sparkling Snow; Xue Baochai